

批評從來不易……

「新戲匠」劇評培訓計劃學員對談

「新戲匠」劇評培訓計劃
第四期報名及課程資料

劇評是一種獨特文體，它依仗劇場作品而生，當劇作的生命止於劇場時，劇評卻可延存後世。劇評既可高深艱澀、旁徵博引；也有教人忍俊不禁，啜核抵死之作。香港話劇團與國際評論家協會（香港分會）合辦的「新戲匠」劇評培訓計劃（下稱劇評計劃）轉眼間已辦了三屆，筆者最近與三位學員來個對談，解構種種劇評的見解與迷思。

「寫劇評並非只是為了批評。」

潘藹婷

參加首屆劇評計劃的潘藹婷（Grace）從事藝術行政，不禁慨嘆劇評界青黃不接：「在香港的速食文化影響下，大家寧願『打』一些短句分享到社交平台，但要讓讀者深入了解演出，短短數十字根本難以讓人滿足！期望現今的人願意改變寫作模式，還需要多花功夫。」

尤幸本地還有一班有心有力的劇評人，如Grace就十分欣賞首屆兩位劇評導師小西和曲飛：「他們都是我心目中很稱職的藝評人，他們不止評論在戲中看到的東西，連對藝團發展方向和研究等也有很深的認識！一個稱職的藝評人可以看到藝團的發展，與其一起互動和成長。」

她又分享課程中最大的得著：「寫劇評並非只是為了批評。如看到不足便覺得對方一無是處，這樣沒有意思，也無助劇團成長。學習劇評，正讓我不會單方面地看演出。」

「現在每次我也會抱著『我想評這齣戲』的心態入場。」

邵善怡

Grace回想當年參加劇評計劃，是受到課程編排吸引：「由於評論劇目『*Behind the scene*』（幕後花絮）、製作過程的披露便更好，讓劇評學員接觸更多。」她認為發展藝評總不能只靠個別機構推動：「香港藝術發展局如能組織不同界別的藝評人，發揮串連作用，或可增加藝評界的凝聚力。」她又建議劇評計劃不妨以話劇團的劇季作單位，讓劇評人對劇團有整全的認知，評論的角度不只限於作品本身，更包括劇團整體發展。

「我記得張秉權老師曾以一齣劇作例，分析如果他為該劇寫劇評，會如何組織文章的結構，以致有系統地表達劇中內容，這對我有很大得著！」

善怡在完成劇評計劃後，仍持之以恒寫劇評，文章也不時刊於網媒和報刊。善怡更在Facebook設立了劇評專頁《我作·劇評》。作為老師，善怡樂意跟學生分享對戲劇的熱誠：「我會在學生版的facebook上分享文章，雖然他們未必理解，但我相信潛移默化；上年我是學校劇社的導師，也曾帶他們觀劇，希望培養他們對戲劇的興趣。」

善怡更分享自己的轉變：「以往跟普通觀眾一樣，看戲時覺得好看便完了。但現在每次入劇場，我都會抱著『我想評這齣戲』的心態入場。」以認真態度對待心愛的藝術，正是為人師表身教重於言教的最佳印證。

「**Sensational**是需要的，但如何發展至評論，關鍵在於知識。」

余展豪

再者，Brian深明作為觀眾的盲點：「一個人的視點往往很窄！」每次與導師、學員一同看戲後的分享和討論，總教他滿心期待：「這環節很有趣而且很重要，同一時空下看同一個演出，大家的焦點竟又各有不同！即使看同一件事，看法也可大相逕庭，所以演後討論頗能開闊學員的視野。」

作為過來人，他也細心叮囑演後討論有一定的危險性：「要小心討論把大家的看法拉近，甚至讓你attach（依附）在一種主流看法上。」Brian認為一個稱職的劇評人除須有容下別人看法的胸襟，也要懂得保持初心。

在Brian眼中，知識對劇評人是非常重要的：「這個手法來自哪裡？為何導演會選用？我必須認知不同的導演手法，才能判斷導演的選擇是好是壞。而上課珍貴之處，在於有一班活生生的人，跟你分享當下劇場最新的資訊。」

後記

與三位劇評學員對談後，頓覺劇評中的一字一句也承載著劇評人對藝術作品的關注和思量！順帶一提，第四屆「新戲匠」劇評培訓計劃於下年一月展開（2016年12月19日截止報名），新一屆的導師講者除包括港、澳兩地的劇壇精英外（鄧正健、莫兆忠、鄭傳軍、甄拔濤、曾文通），更有來自羅馬尼亞的藝評人柯迪維·薩尤（Octavian Sauu）！如此星級陣容陪你探索劇評藝術，同路人再也不孤單！

作為第三屆劇評計劃的學員，Brian早於上課前已有撰寫劇評的習慣，但他希望透過課堂，了解更多劇評人的風格：「每個人對劇評也有不同定義和偏好的風格，參加劇評計劃可讓我知道不同導師和同學的想法，以至不同派別的期望與要求。」



於文化機構任職表演藝術編輯的余展豪（Brian），一直對香港表演藝術流傳性低的問題深表擔憂：「劇評的價值一是評論，二是紀錄，但本港社會對表演藝術的紀錄較弱。評論意見對創作團隊固然重要，但劇評可使作品接觸更多觀眾。」

余展豪